



周日午睡，睁开眼睛，已经是下午四点多。

呆呆地看着窗外，天上的云一堆一堆，不像是云，像是沾了杂尘的羊毛。恍惚间，似不是自然醒来的，是一团团羊毛发出的什么声音，惊醒的。

一只喜鹊突然飞到放杂物的台子之上，身子一挫一挫，以为是翻身的样子惊吓到了它，细看它一直是那样腿一蹴尾巴一挺挫着的。原来，那本就是喜鹊的一个日常特征，就像当年的语文老师，总是喜欢扳鼻子，以为是鼻子里有什么东西，后来才发现，鼻子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也扳。

喜鹊是北方常见的鸟，跟麻雀一样。日常里走在路上，或者到野地里转转，如果不见到喜鹊或者麻雀，就感觉生活很不真实，或者压根儿就不在生活里存在着。对于喜鹊，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不喜欢，但如果某一天见不到，还真是心里空空的。就像平常生活里的一些人，平日并不在意，但如果几天不见，就感觉生活中缺了什么东西，那种感觉叫不上失落，但总觉得心里有些儿缺了什么东西般，不太舒服。大同有一首民歌叫《显鹁子飞在半山坡》，大同地区的老百姓一发音就把“喜鹊”发成了“显鹁”。“显鹁子飞在半山坡，葬良心的哥哥忘了我。大红果子香水梨，忘了我的爹妈忘不了你。显鹁子飞在雁门关，捎书信容易见心难。显鹁子飞在牛身上，或死或活咱们相跟上……”这显鹁子飞在半山坡，飞在牛身上，可见哪里都有它们。这显鹁子飞来飞去的，让不知多少对有情有意的人儿的爱情在尘世间飘来飘去。

最早对喜鹊的了解，是奶奶的启蒙教育，奶奶平时嘴里哼着的调子很多，但在小孩子面前，哼得最多的就是那句“喜鹊儿尾巴长，娶过媳妇忘了娘”。喜

喜鹊

侯建臣

鹊儿尾巴长，这是能看到的，似乎见过的鸟里，能比喜鹊尾巴长的还真不多；可另一句就听不懂了，少年不识人间事，好多事情已然超出了一定年龄段人的理解范围，只就懵懂地听，也不去追究有啥意思。长大了细想，那话里似乎包含着喜鹊的生活习性，又似乎有对人劝诫的意思；也或者有过一个什么故事，那个故事或许是说人的，但又与喜鹊有关。

后来学会了上墙，学会了爬树，就成了麻雀和喜鹊的敌人。一开始是爬上墙去掏麻雀，只要看到哪个墙缝里有柴草，或者听到哪个屋檐下有“啾啾啾”小鸟的叫声，就会想方设法爬上去，有时候掏到的是圆溜溜的鸟蛋，有时候则是黄嘴小雀。这个时候，麻雀爸爸和麻雀妈妈开始骂了，一直骂一直骂，恨不得把那一声声充满了仇恨的叫声变成利箭射向侵略者的身体。掏到了蛋，就用两个指头捏住对着太阳看，刚刚下的蛋里面清清的，就煮着烧着吃了；有了血丝或者已经能看到有了黑点的，知道不能吃了，就用针尖扎一个小孔，找一根细木棍儿拴在一根长长的马尾巴上，把细木棍儿从小孔塞到蛋里，然后两只手夹住马尾巴来回搓，随着两只手搓得越来越快，那鸟蛋也就转得越来越快，里边的蛋清蛋黄就一点一点地甩了出来，在阳光下那丝丝缕缕的蛋清蛋黄，也闪烁出七彩的光了。掏到了小鸟，则养到笼子里，笼子是用高粱秆编的，有门有窗，有架杆有食盆，方方正正，结实结实，绝对是鸟族的豪宅。曾

经多次想把小鸟喂熟，出门的时候放在肩膀上，想飞就飞出去，随便叫一声或者打一声口哨就飞回来，又落到肩膀上。可是喂着喂着就死了，喂了若干个，一个也没有喂成想象中的样子，这也成了少年时光所有破灭的梦里的一种。

村庄的天空，因为少年的存在，总是支离破碎的。树上的鹊巢，原本是天空完整的一部分，但从一双双覬覦的眼睛朝着树梢观望开始，站在树上的喜鹊父母就下意识地开始哆嗦了。随着一声“上”从嘴里发出，一口唾沫吐到手上，一个泥猴子已经“嗖”一下趴在树上了。身子离那巢越来越远，两只喜鹊紧张的情绪也越来越明显，还不时飞到很近的地方，旋一下，又飞走。当巢里的东西被掏空，两只喜鹊就一整天在天空飞着叫着，直把天空铺满了它们哀怨的叫声。到了晚上，它们也不进巢，只就偎在枝头上，那绝望的影子让黑夜变得更加漆黑。

有一年父亲生病，请假回村陪伴母亲照顾父亲。院子西边是一棵榆树，早晨起来就见两只喜鹊一会儿飞到树上，一会儿又从树上飞走，这样一天来来回回要好多遍，后来发现它们天天如此。正好是春天，原来它们是在营造爱巢。好多天过去了，它们的巢逐渐筑了起来。正当它们收获兴奋和喜悦的时候，一阵撕心裂肺的电锯声，打破了乡村的寂静。然后，就听到院子西边那棵榆树轰然倒地。树倒了，喜鹊窝也随之没有了，我看到了那两只喜鹊在天空上失魂

落魄地飞来飞去。到了晚上，许是累了，它们偎在附近的一棵树上，头耷拉着，一声不吭。那一刻它们的绝望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喜鹊失去了窝尚且如此难过，而失去了正在哺育的孩子一定是痛彻心扉的，我暗暗在心里为我小时候对它们的伤害而内疚。

喜鹊的声音有个特点，总是向上浮着的，听起来感觉一直是欢快的，所以村里有句俗语叫“喜鹊叫喜，乌鸦叫丧”。跟喜鹊的叫声不一样，乌鸦的叫声总横横的，直往地下撞，难怪人们都不喜欢乌鸦的叫声。

近日看一本外国儿童小说，里边写到喜鹊是鸟类王国里最凶残的鸟，它们在首领的带领下屠杀其他鸟类，妄图称霸。其他善良的鸟部落被邪恶势力所笼罩，丧失了领地，丧失了自由和快乐。为了生存，幸存的一只旅鸽虽然身材瘦小，却机智勇敢，凭着坚强的毅力，历尽千难万险，集合了智者猫头鹰、武士老鹰和其他所有受欺凌的鸟，向喜鹊兵团发起了反击，最终打败了邪恶的喜鹊国王、狡诈的喜鹊阴谋家，让鸟国重新获得了和平与安宁。

读了这本小说，让我想起了生活中常见到的喜鹊，确实是，日常里见到的喜鹊真是特别霸道，经常能看到它们追逐麻雀、燕子，抢夺斑鸠、鸽子的食物，还有的时候，它们竟然一群一伙地围困一只看上去凶悍的老鹰周围，让那老鹰有躲之唯恐不及之感。这样想着，我竟就想起了我奶奶曾经说过的话，她说喜鹊是神鸟，能在天上搭一条桥，让牛郎和织女相会，农历七月初七就是它们搭桥让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那一天是看不到喜鹊的。听了奶奶的话，我一直想验证这一天是不是真的看不到喜鹊，但若干个七月初七都过去了，还是没有记住。

春的希望

马靖

沉寂了一个冬季，当再次看见绿叶与花开，居然有种莫名的欣喜，或许是一种期盼，又或者是一种满足，再伴着轻柔的春风，的确有些“春风得意”，这个生机勃勃的季节，终于在盼望中到了。

春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各色花朵都自带着苏醒状态的自在，没有怒放的劲头，亦没有行将凋落的凄美，偶然一瞥，都会瞬间被吸引住，为那摇曳的花朵而驻足的过客，便也开始络绎不绝。

终究，我也是被那“一瞥”吸引住的过客，无论是杏花也好，还是桃花也罢，说好的“次第”，就真的是该吐芽儿的吐芽儿，该盛开的盛开，反倒是忙坏了我

这个过客，东瞧瞧，西望望，目之所及，只想把它们更好的姿态留在心间。

一阵眼花缭乱，终究是回归了平静，但平静中依然有着一分钟的沉迷，大概这就是一种岁月静好吧。此时，一份无旁骛的心情，各种只有春天固有的色彩，偶尔飘来的淡淡花香，还有那初升不久的太阳，都简单得让人留恋，要不怎么说春天的魅力是潜藏的呢！

春天孕育着希望，而希望又如春天般美好，一切都悄悄生长着，慢慢行走着，无论哪个状态，都能带给人欣喜。一年之际在于春，那就不妨沉浸于春光，闻闻花香，看看春色，听听春天正在述说的故事……也算不辜负这春光。

雷霆中苏醒的春天

左世海

那些在冻土下闭关的生命
终将被滚过天际的雷霆唤醒
风推着浓稠的云朵
从山后起步
一路撒布着湿漉漉的信息

土地一天天变得酥软
葡萄在田垄的麦苗
一夜间挺直了腰身
河又开始长途跋涉
堤岸的柳枝
不觉中荡漾成如烟如雾

天晴的时候
总有穿越雁门的队形
驮着阳光向北方靠拢
一声声长歌
在无数仰望的眸子里
划出自信

荒野一片苍黄
未等山岗上的野草
完全拱破土地的盖头
迫不及待的马兰花
已在阳坡露出淡蓝色的微笑

我有春天，安放心间

浣月楼主人

在心头囤个竹篱笆
把春天养在里面
织一袭岁月的帛
把正月的梅二月的樱三月的桃花

逐一描画
连同一枝岸边的嫩柳一起装进信封
寄给未来的自己

彼时
我应是满面尘色

踽踽于某个和煦的午后
借阳光洒下的碎银买得半日闲光阴
细细读取带着花香的往事

带不走人间一两风
人间也带不走我心灵的春意
这一轴山长水远的长卷
雨雪波过墨风霜落过笔
坎坷也好辛酸也好
都要如春天一样欢欢喜喜

文瀛湖漫记

白玉贤

雁门塞外，桑干河畔，白登山下，魏碑故里，天下大同，文瀛湖也。
直壑分间塘，漫湖而见史。
北魏鹿苑水泊寺，果老弥陀小东海，冯后青冢永固陵，京华重镇凤凰城。
东衙恒岳岳悬空，九塞尊崇寄南征，平沙雁落走西口，长城北构将军踪。
白登之围谋相陈，六郎守关堡口营。芥民要术水经注，锦绣未央木兰丛。
游目骋怀，林尽水源，逢迎八方，溢满四季；身耘百年之中，声驰千载之外。

洞庭汝郡阳君，芦苇荡天池风，青海长云西子韵，关塞逢迎五湖人。
岸隐细波拍，杏花蘸水开；长麻闻燕语，舟在镜中裁；高松疏漏月，长襟落秋风；雷压小桥路，千峰半入城。
亭台楼阁，沽酒煮茶，云城功碑，千古凭高。
群贤毕至朱梁练画，高笔问天名士醉陶。
文瀛千秋纹，曾洗烽火尘。

蝶恋花·落红

溪山清远

忍着飘零春已暮。飞絮堆烟，如梦初醒处。桃李桃花瓣翠柱，粉梨樱珞缤纷路。

云岫青天连翠树。逝水芳华，归雁征鸿住。鸳鸯琴曲听夜语，乱红翻过秋千去。

苦菜不苦

郭宏旺

我是十里河边的一只羊，我离不开瓦窑村的水和草。

村子里不缺的是各种天然食材。那片神奇的土地总是能长出各种各样可以食用的植物，最常见的有蒲公英、苦菜和灰灰菜，房前屋后、路边田地、树丛旁到处都是，那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

现在的我们把这些野菜，作为调节口味的东西，而在我们小时候，这些东西可是我们的救命食物。

多数人家采回蒲公英，晒干，然后泡水喝，消炎凉血驱肝火。稍微用开水焯一下，再凉拌也好吃，类似于超市卖的苦苣。

苦菜为菊科，分布地区广，清热凉血解毒。苦菜有两种，苦苣菜和甜苣菜。苦苣菜一般是不用来吃的，即使挖来，常常是喂兔子、做猪食的，而甜苣菜加工一下吃起来很不错。

甜苣菜的吃法很多，可以凉拌也能做馅儿。

挖来甜苣菜，摘掉老根老叶子，洗干净，开水中焯几分钟，攥干水分之后就可以凉拌了，用胡麻油炆好葱姜蒜和

花椒，加入盐、味精等调料就可以了。也有的人口味不一样，喜欢再拌入一些煮熟的土地豆粒。如果再加入泡好的地皮菜和一些韭菜，就是极好的馅儿料了，包进夜面饺子里，蒸着吃味道很美。

我小的时候家里劳力少，挣的工分不多，也就分不到很多粮食，所以我妈就熬了不少做苦菜的法子。我妈会把苦菜或者灰灰菜裹进擀好的夜面片里，做成菜团子，实际就是为了能省下来一些土豆。我妈还会把苦菜和玉米面或者别的杂面掺在一起，攥成团，蒸出各种菜团子、菜丸子，那也就是为了节省一点面粉。那个时候，我经常挨饿，所以不管什么苦菜团子、苦菜丸子、苦菜菜团子都吃得很有味。

现在的人推崇吃苦菜，这个吃，是奔着健康和养生而来的。于是，不同时代在吃苦菜这一主题上，目的不同意各异。

人在一生中，总有一些东西与生俱来，莫名地与你形影不离，无法割舍，在骨子里伴随我们一辈子。我相信苦菜和我，就是这样子。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ungang@126.com



飞向蓝天

李海波摄

流年一缕书香远

侯淑荷

岁月清浅，总在不经意间改变，不曾改变的是，我喜欢坐在似水流年里，与一缕书香为伴。

记不清什么时候喜欢上了读书，也许是幼年时经常听大人讲故事里的故事，在我小小的心里，埋下了美好和好奇的种子，从此与书结缘，一路走来，书香伴随着我走过了人生的每个阶段。

儿时的我喜欢热闹有趣的书。曾经对那些图文并茂的小人书、连环画爱不释手，《孙悟空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给我的童年增添了无限的乐趣。

少年时的我喜欢上了当代作家的书。如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书中那发生在沙漠中的美好爱情，超越了一切世间的喧嚣和浮华，既浪漫又温暖，深深地打动过我。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我遇见你 在我最美的时刻 为我 我已在此前求了五百年 求佛

很多年以前，我在省城上大学，每个月回一次家，顺便取点生活费。返校时基本都是母亲送我，一路上我俩唠唠叨叨地说着话，临上车之际，母亲总是一本正经地嘱咐我：到了学校别忘了给家里打个电话！我总是以为当然，因此，大多数时候都是母亲打电话到宿舍来问平安。

直到去年儿子上了大学，我的生活好像陷入了一场轮回，母亲曾经无数次嘱咐过我的话，我又鹦鹉学舌般说给了儿子。儿子不光以为当然，还有些不耐烦：好好好，记住了！好在现如今通讯如此发达，我有幸能及时收到儿子平安的讯息。那个看起来不起眼儿的音讯，对我

来说是那么重要，我会因此快乐、安心、幸福，会睡得踏实，吃得香甜。

可是自己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却不屑于报平安呢？直到今天才发现，当年是不是太粗心或者过于漠然，让母亲无端地焦虑，无数次跑到楼下的小卖铺打电话给我。

惭愧啊惭愧！

古代交通和信息不发达，亲人之间如果不在一处，只能依靠书信来报平安，所以杜甫亦有诗言：家书抵万金。

另一个孩子的忠诚表白，当自己伤害了这样真诚的友谊后，人性的善良让我学会了救赎，学会了获得原谅。还有《百年孤独》《飘》《简爱》……这些经典作品，带着作者的智慧，穿越时空，常常在我迷茫的时候给我鼓励与启迪，同时也让我见到了不同的精彩人生。

现在爱上了能让心灵柔软的书。如严歌苓的《扶桑》。扶桑是如水一样的女子，在不断的磨难中，她用自己的宽容，接纳一切命运的不公，活出了自己的人生，就像在极端贫瘠的土壤里顽强盛开的花。再如刘小川的《苏东坡传》。苏东坡永远有一颗乐观豁达超然的心，“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湿润温暖了多少失意人的心。汪曾祺的《人间草木》，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一草一木总关情。股若吟的《草木有趣》跟着二十四节气过日子，那些触动心灵的传统文化，在草木的世界里，让我感知到了人生的趣味。在我眼里，书中的草木，都是人类的老师，我们要像草木一样，在天地之间努力生长，把自己最美的姿态回馈给世界，与之温柔相处。

人生有味是读书，有书相伴的岁月，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不会荒芜，都会与美好不期而遇。读书于我，儿时读到的是快乐和趣味；少年时读到的是浪漫和情怀；成年以后读到的是厚重与丰富；如今已是知天命的我，读到的是心灵上的柔软和慈悲。

让我们与书为伴吧，一缕书香，会积累成光阴中的菩提，根植在心间，温柔了悠远的流年。

眼神，画出了他们报平安的急切心情。

我有一个同事经常出差，他给人家报平安的方式可以借鉴：把航班号或车次告诉家人，让人可以随时关注到他的行程，到达目的地后必然是第一时间报平安。

他曾经说过，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明天的太阳，我们总是认为自己是平安的，大家都是平安的，然而并不是！

我们平安与否和绝大多数人无关，只有爱我们的人才会关心，才会牵肠挂肚，才会夜不能寐。懂得报平安的人是温暖的、体谅他人的，做一个懂得和会报平安的人吧，让关心你的人和你关心的人，彼此安然！

你会报平安吗

夏学军